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

沉 船

Chen Chuan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沉 船

原著：[印度] 泰戈尔

改写：海 清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4.01

沉船——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画:李 宁 效果制作:廖 峰

缩写:海 清 责任编辑:赵琼艳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8.75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 000

ISBN 7-5322-2661-1/J·2540

定价:12.00 元

前 言

泰戈尔 (1861 --- 1914) 是 20 世纪印度最伟大的诗人、作家，在哲学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而且还是个社会活动家。泰戈尔用孟加拉语写作，一生创作极为丰富，计有诗集百部，著名的如《吉檀迦利》、《飞鸟集》等，剧本有《邮局》、《红夹竹桃》等五十部，小说有《沉船》、《戈拉》等，还有哲学著作和诺贝尔文学奖，所得奖金全部用于他本人创办的“国际大学”。泰戈尔擅长绘画和音乐，他创作的《人民的意志》在 1950 年被定为印度国歌。

泰戈尔认为人性本善，主张人与人平等相处，他谴责种姓制度等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但反对暴力革命而长期致力于和平改革运动。

《沉船》创作于 1902 年。小说描述了由沉船事故引发的几个青年男女曲折的爱情、婚姻故事，其悲欢离合的经过富有传奇色彩，引人入胜。

法科大学生罗梅西钟情于他同学的妹妹汉娜丽妮，但不得不遵从父命与一位不相识的姑娘成亲。沉船事故发生后，他救活了一个穿着新娘服装的姑娘，以为她就是妻子撒西娜。就在他俩感情日增之时，罗梅西发现她不是撒西娜，而是另一起沉船事故的幸存者，名叫卡玛娜。为了卡玛娜的生计和名

誉，罗梅西保持了与卡玛娜名义上的夫妻关系，把她送进寄宿学校念书。

后来罗梅西与汉娜丽妮偶然相遇，两人重叙旧情。罗梅西决定在与汉娜丽妮结婚后把一切情况告诉她。不料有人告诉汉娜丽妮的哥哥，罗梅西是有妇之夫，于是婚约被解除。为保护卡玛娜的名誉，罗梅西未作解释，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委屈。

卡玛娜在无意中看到罗梅西给汉娜丽妮的信，终于明白了过去不能理解的一切。她离开了罗梅西，决心去寻找自己的丈夫纳里纳克夏。经过种种磨难，她竟然真的找到了他，而这时他的母亲正希望他与汉娜丽妮结为伉俪。然而，纳里纳克夏与卡玛娜这对夫妻最终还是破镜重圆了。

整个故事呈现了一个善的世界，在作者笔下，一个个的巧合都是上苍的安排。这是作者道德救世思想和宗教观的表现，但也体现了他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编者

2000年8月

目 录

—————

一 回家	1
二 劫难	4
三 我叫卡玛娜	10
四 重逢	16
五 琴声和心声	22
六 阿克谢的警告	25
七 惊变	30

八	兄妹情.....	40
九	那女孩子是谁?	45
十	肝肠寸断	55
十一	跟踪.....	61
十二	去西部	68
十三	没有结局的故事.....	74
十四	孤独.....	82
十五	大叔的魅力	90
十六	空中楼阁塌了	106
十七	新居.....	114
十八	两封信	118
十九	阿克谢高兴了	126
二十	大贤人纳里纳克夏	136
二十一	宗教热情	147
二十二	卡玛娜, 你在哪里?	155

二十三 卓健德拉明白了真相	162
二十四 提亲	168
二十五 拒婚	174
二十六 女仆	180
二十七 巧遇	185
二十八 苦恼	192
二十九 小姑娘总算回来了	200
三十 计划	205
三十一 老太太改变了主意	219
三十二 你完全用不着躲避我	232
三十三 团圆	243



一 回家

20 世纪初的印度港口城市加尔各答，商业发达。然而，在诗人的想象中，最适于年轻人谈情说爱的环境所需的一切道具，在加尔各答这地方则是出奇的缺乏。初到加尔各答的人，几乎都能很快能感受到：繁花满枝的无忧树和醉花树丛、曼陀比枝叶架起的天幕和杜鹃鸟的歌声在这里都十分稀少。然而，神秘的爱神却并没有因此逃出这干枯无趣的现代城市。爱神，这一切神祇中最老也最年轻的神灵，手执弓箭，闪躲着来来往往的电车，逃避着头缠红巾的警察的注意，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来穿去。被爱神射中的青年男女，都不免沉浸在爱河之中。在加尔各答大学念法学的罗梅西，就是其中一个。

毕业考试结束后，按说学生马上就可以回家了，但罗梅西却似乎并不十分急于收拾行装。他父亲曾来信，吩咐他立刻回去。他回信说，等考试的结果一公布，他马上就动身。事实上，成绩一贯优秀、屡次获得各种奖章和奖学金的罗梅西肯定是能通过法科考试的，对此，谁也不会怀疑。



罗梅西的同学卓健德拉与罗梅西是住在一条街上的邻居。卓健德拉的父亲安那达先生是梵社社员，他妹妹汉娜丽妮最近正准备参加初级文科考试。罗梅西是他们家常来常住的客人。每到吃午茶的时候，他差不多总在座。但很显然，他所感兴趣的还不仅是茶，他热恋着汉娜丽妮，因此不是吃茶的时候他也常来走动。

然而，双方面都还没提到婚姻问题。安那达先生所以没提起这件婚事是有原因的：他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在英国学法律，老人家希望那个年轻人能成为他的乘龙快婿。

一天午后，大家围坐在安那达先生家的茶桌旁谈笑。其中有位名叫阿克谢的年轻人，虽然考试成绩常常落在人后，但就茶瘾和其他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嗜好而论，较之某些在学业上更有成就的青年并不逊色，因此他也常常是汉娜丽妮茶会上的客人。今天，他正在就男女才智不同的问题大发宏论。他说，男人的才智好比一柄巨剑，即使没有坚利的锋刃，仅凭重量也足以成为极有力的武器；而女人的机智却至多不过是一把小巧的折刀——不管你把它磨得多么犀利，都不可能有大用处。

卓健德拉也跟着发了一通议论，菲薄女人的才智。这时，一直默然沉思的罗梅西忍耐不住了，开始滔滔不绝地赞扬起女性的美德来。

正当辩论进行得非常激烈之时，一个仆人送了一封信给罗梅西。他一看便知是父亲的手迹，打开匆匆一读，就站起身来准备离去。大家因他中途退出辩论而一致向他抗议，他却表示甘认失败，并解释说，父亲刚从老家来加尔各答，自己不能不去见他。

汉娜丽妮让卓健德拉去把罗梅西的父亲请来坐一会儿，但被罗梅西拦住了。阿克谢见此不禁暗自欢喜。“老先生恐怕是决不肯来这儿聊天的。”他说。这话显然是向别人暗示安那达先生是

梵社社员，而罗梅西的父亲却是正统的印度教教徒。罗梅西完全明白他的用意，向他看了一眼，沉着地走了出去。

罗梅西的父亲布拉加·莫汉见到儿子第一句话，就是“明天你一定得同我一起赶早车回家去”。

罗梅西抓抓头皮问道：“什么事那么急？”

布拉加·莫汉淡淡地回答说：“也没什么大事。”

罗梅西以询问的眼光看着父亲，奇怪老人家为什么要如此匆忙，但父亲却无意满足儿子的好奇心。

晚饭后不久，布拉加·莫汉很快就进入梦乡。罗梅西却辗转难眠。到了午夜，他索性爬上阳台，烦恼地来回走动，两眼老望着安那达先生家的房子。九点的时候，阿克谢终于离去；九点半，他家的大门关上了；十点，客厅里的灯光熄灭了。

第二天一清早，罗梅西无可奈何地跟着父亲离开了加尔各答。





二 劫难

罗梅西回到家以后，才知道父亲已替他选定了举行婚礼的日期。

布拉加·莫汉年轻时曾有过一阵潦倒的日子，他后来的发迹多亏了幼年的朋友一位名叫伊向的辩护士的帮助。伊向去世很早，身后除一堆债务外别无所遗。这样一来，他的寡妻和女儿，就立刻陷入了贫苦无依的境地。女儿现已成年，她便是布拉加·莫汉为罗梅西聘定的新妇。罗梅西的一些朋友曾经反对过这门亲事，他们说，据传闻那位名叫撒西娜的姑娘姿色平常。但对这种意见，布拉加·莫汉始终只有一语作答：“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可你不能这样来评论一个人。如果这姑娘将来能和她母亲一样成为一位贤妻良母，那罗梅西就应该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了。”

听到别人在闲谈中提到他为期不远的婚事，罗梅西感到心情非常沉重。他于是成天跑出去信步游荡，希望能想出一个逃避的办法，但结果似乎任何可行的办法都没有。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

对他父亲说：“爸爸，我实在不能跟这个姑娘结婚，我已经和另一个姑娘有过誓约了。”

“有这种事！你们正式举行过订婚仪式吗？”

“没有，那当然还说不上，不过——”

“你已经同那女孩子家里的人说过了吗？一切都已经谈定了吗？”

“我并没有正式和她谈过这件事，不过——”

“哦，你并没谈过？那么，以前你既然一直没开过口，以后你当然更可以保持沉默。”

“可是，如果我现在去和另一位姑娘结婚，那我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如果你不肯跟我给你选定的这个姑娘结婚，那你做的将是一件更对不起人的事。”

罗梅西再没有什么可说了。他心里想，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等着有什么意外的事发生，以阻止这次婚礼。

据算命先生说，错过了这次选定的吉期，以后整整一年里就再也挑不出一个吉祥的日子。因此罗梅西盘算着，只要能躲过这个命定终身的日子，这事就可以再缓限一年了。

几天过去了，并没有什么意外的事发生，婚礼按期在新娘子的家乡举行了。但是，罗梅西拒绝正确地念诵神圣的誓词；行“吉瞻礼”（新郎新娘第一次彼此相见的一种仪式）的时候，他闭上眼睛，露出一脸沮丧的神色，任大家说笑戏谑闹着新房，他却始终沉默不语。他整夜背向新娘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出了新房。

婚礼仪式全部结束后，婚礼队便起程走水路返回罗梅西的家乡。所有的女眷坐一条船，年纪较大的男人坐一条船，新郎和一



些年轻的男客坐在另一条船里；最后一条船上载着在举行婚礼时奏乐的乐队，他们不时吹奏一些小调或任意挑选的一些乐曲的片段，供大家消遣。

那一天天气热不可挡，高空晴朗无云，只有远处的天边弥漫着浓密的紫雾。河岸边的树木全现出一种离奇的惨淡色调，树上的叶子纹丝不动。船夫们满身汗如雨下。在太阳落山以前，船老板便向布拉加·莫汉说：“我们得在这儿抛锚了，先生，再过去有好长一段路都没有可以抛锚的地方。”

但布拉加·莫汉却希望越快越好地结束这一行程。

“咱们可不能在这儿停船，”他说，“今天上半夜会有月亮的，咱们赶到巴鲁哈达去过夜吧，我决不会亏待你们的！”

船夫们只好再划着船前进。

河的一边是在热空气中闪着微光的沙滩，另一边则是陡峻的坎坷不平的河岸。月亮透过紫雾升起来了，它闪射着一种暗红色的微光，那样子颇像醉汉的一只眼睛。

忽然间，一阵似雷鸣般的低沉的轰隆声，打破了天地间的沉寂。船上的人向后一望，只看到一股如柱的旋风，带着一片黑黝黝的尘沙和无数残枝败叶、树皮草根，向他们压了过来。

船上响起了一片疯狂的喊叫声：“不要慌！不要慌！快划呀！快划呀！”

更多的人呼喊着重：“天哪！救命啊！”

此后的情形，船上的人就没一个知道了。

一股大旋风把挡在它前行道路上的一切统统摧毁，顷刻之间，这个不幸的小船队便已不复存在了。

暮霭消散了，银色的月光好像寡妇的一身白得耀眼的丧服，覆盖着广阔的沙滩。河面没有一只船，甚至看不见一丝微波，河

心河岸，到处是一片宁静。

罗梅西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沙洲的边缘上。最初，他的头脑里一片空白，但接着，那不幸遭遇的记忆像一个恶梦似的泛上了心头。他站起身来，急于要弄清楚他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现在究竟怎样了。四面望去，看不到半个人影。他放开脚步沿水边走了一阵，仍然一无所见。这一片雪白的沙滩，像安睡在大人手臂中的孩子，静躺在恒河的支流大帕德玛河的两条小支流之间。罗梅西走完小岛的这一边，正打算开始搜寻小岛的另一边的时候，忽然隐约看到远处有一件红色的衣服。他加快脚步走近前去，原来是一个年轻姑娘，穿着新娘子的红装，一动不动地躺卧在浮沙上。

罗梅西曾学过人工呼吸法。现在，他一下又一下用力把女孩的双臂推向她的头部，然后又扳回来压到她身子的两侧，使她恢复呼吸。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她终于缓过气来，微微睁开了眼睛。但罗梅西这时真是疲惫之极，连问她几句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那女孩子也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刚要睁开眼睛，又支不住合上了。不过，罗梅西仔细观察了一阵之后，知道她现在呼吸已没有困难。在苍茫的月色下，他静静地坐着，长时间呆呆地望着她。他没想到他和自己的新妇第一次真正见面，竟会在这一片水陆之间荒无人烟的土地上。

谁说撒西娜姿色平常呢？皎洁的月光遍洒在空旷的大地上，苍穹是那样辽阔无边，但这大自然的一切壮丽的景色，在罗梅西看来，只不过是花饰，衬托着这个合着眼睡眠的娇小面孔。

“我很高兴，”罗梅西心里暗想，“我现在救活了她的性命，这当然比按照婚礼仪式念诵几句别人编就的誓词更为有效地使她属我所有了。念诵一段誓词只不过为了让别人承认我和她的关



系，而像现在这样得到她，则等于是从仁慈的上天那里得到了一件特殊的恩赐！”

那姑娘渐渐恢复知觉，坐了起来。她把胡乱裹在身上的衣服理了一理，把面纱拉起来蒙住了头。

“你知不知道船上别的那些人现在怎样了？”罗梅西问。

她摇了摇头，什么话也没说。

“你一个人在这儿呆一会儿好不好？我去找找他们。”罗梅西接着说。那姑娘仍没有回答，但她身体的瑟缩却比语言更清晰地表明了她心里的意思：“不要离开我！”

罗梅西完全理解她这种无言的恳求。他站起来向四面望去，在闪着微光的荒滩上，看不到一个人影。他尽力提高嗓子叫着父亲和每一个朋友的名字，但始终得不到任何回答。他只得又坐了下来。这时，那女孩子双手捧着脸，竭力想忍住哭泣，但她却无法抑止住胸脯的抽搐起伏。他本能地感到现在空洞的安慰之辞是没有用的了，于是便紧偎着她，温柔地抚摸着她低垂的头颈。她再也不能噙住自己的眼泪了，内心深处的悲哀立刻化作有声无言的低诉倾泻出来。罗梅西的眼中也流出了伤心和同情的热泪。

就在他们痛哭的时候，月亮已经落了下去。在黑暗中望去，那一片没入阴暗中的白色沙滩更显得鬼影憧憧。河面的水波，映着微弱的星光闪闪发亮，看来真像一条巨蛇身上黝黑光滑的鳞甲。

罗梅西紧握着那女孩吓得发冷的娇小的双手，把她向自己的身边拉过来。她丝毫没有抗拒，她这时只盼望有人和她相守在一起，恐惧已使她失去其它一切本能了。在无边的黑暗中，罗梅西的胸膛正是她所渴望的容身之所。现在已不是害羞的时候，她立即安然依偎在他的怀抱中，感到无比的舒适。

直到晨曦轻抚睡眠的时候，他俩才从梦中惊醒过来。刚睁开眼，他们都止不住愕然四顾，但很快就记起了自己遭受的灾难，想到这里离自己的家还非常的遥远。

没有多久，点点渔船的白色轻帆在河面上出现了。罗梅西叫来一只渔船，在渔夫们的帮助下终于雇到一只可以送他们回家去的划子。在离去之前，他把情况告诉了警察局，请他们代为寻找船上其他人的下落。

当这只小船到达老家村边码头的时候，罗梅西知道警察局已找到他父亲、岳母和另外几个本家的尸体，有几个船夫可能幸免于难，但别的人却完全不知下落了。

罗梅西的祖母大声号哭着来迎接她的孙儿和新娘，所有那些同去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的家里这时也全是一片哭声。

罗梅西决定丧事了结后便同他的妻子离开家乡，但走之前，他却不能不把父亲的家事料理出一个头绪来。

新娘子并不像传闻所说，只是一个幼小的孩子。这里的妇女们还直嘲笑她，说她已超过了习俗中的结婚年龄。失去亲人的悲痛，使罗梅西感到，他现在既不可能，也根本不应该留意儿女之情。然而奇怪的是，他仍感到那小姑娘对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他那学问渊博的头脑竟也无法抗拒。

在他的想象中，她已变成了他未来的贤内助，终日在他迷惘的眼睛前面展现的是关于她的各种幻景——她作为他的年轻的新妇、作为他十分敬爱的妻子，以及作为他的孩子们的慈母时的情景。罗梅西把这个小姑娘在他的想象世界中供奉起来，认为她代表着他真正的欢乐，她是给他家带来幸福和繁荣的神灵。

